

家访记事

□张仿治

人常说做老师要“为人师表”，可是我初入教坛时，才二十出头，其实并不怎么懂事。不但做不了“师表”，每当我去家庭访问，心里还有点惴惴不安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当时我教的是农村的小学，小孩子放学回家都忙于干活，我到F学生家时，她正坐在妈妈身边给绣花针穿线。见我进门，她就叫了一声“张老师”。不料旁边那位做母亲的就教导她了：“老师来了，你不能光叫一声就好了，要站起来迎接，为老师端凳子、倒茶。茶杯要双手捧着递给老师。”她红了脸，连忙照做。我说不必这样的，大家都是同村人，本来就熟悉的，随便一点不就行了？她母亲说，不行的，虽是同村人，现在你是老师了，更要尊敬你。小孩不教她，就会不懂规矩。我觉得她说得很对。

又一天，我去一个W学生家访问时，跟家长说到这个学生曾偷拿同学钢笔。很意外的是，当这位做父亲的向儿子问清确有其事后，他非常生气，当即要儿子去同学家道歉，并说要让他第二天在全班认错。小孩做了错事，当然应该批评教育，但我觉得家长这样处理未免太严厉，便不忍心，不由得为孩子说情，说在全班同学面前就不要去检讨了。可是那位家长却正色说：“老师，我们种田人都是规矩人家，不肯让别人说我家小孩‘既爹娘教训’。儿子不好，我们决不会‘咬奶头’。”这前半句话，我很感动，但后半句话却似懂非懂，我只能含糊地点点头。

事后一位年长的老师告诉我“咬奶头”这个典故，说是从前有个母亲，儿子做了错事坏事，她一味护短，从不承认儿子不好，直到最后儿子犯了死罪。问斩前，县官问这儿子还有什么要求，儿子叫娘过去，说虽然我长大了，临死还想吃一口娘的奶。当娘把奶头露出来时，儿子一口把它咬了下来，他哭着说，母亲，正是你一直护着我才害了我，我恨你！

知道了这些，我不能不对那位W学生的家长肃然起敬。

教高中时，一次去S学生家，她母亲说孩子正随父亲干农活呢。当时已经是九十年代，不少年轻人爱赶时髦，不愿吃苦，想不到这个十八九岁的读书女孩还肯冒着烈日下田干活。许是S的母亲看出了我的想法，说：“我家女儿从小就劳动惯了的，田里割稻插秧，家里绣花缝衣，样样都拿得起。会做事的小孩懂得父母的苦，长大后不会没出息的。”我很认同她的话，单看她女儿在班里当团支部书记，也是有模有样的，威信高着呢。

后来的一届，我去访问H学生家。进了一幢气派的房子，坐在豪华的客厅里，我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，从与其母的交谈中，得知其父是某大公司的老总。可是我这个班主任此前一点不知道这些情况呀！这可不能怪我工作不细，因为S同学填的表格中，只写着父亲的工作单位是某公司，并没写职务，而他平时的穿着打扮，完全看不出是有钱人家出身：始终是校服不离身，鞋子也是很普通的，根本沾不上名牌的边儿。特别是平时的言行举动，一点没有传说中的富家子弟的那种派头。S的母亲说，她和孩子的父亲都是苦出身，这个公司也是艰苦创业而来的，家里过惯了普通人的生活，从来没想过要有什么派头，“我们大人做事，孩子从小看着的。再说，他父亲也再三叮嘱他在外不要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举动来。儿子还算争气，那次假期里他们几个同学去杭州玩，为了联系方便，我叫他带手机去，他也不肯。”那时手机还没像如今这样普及，但是对他们家来说，应该算是很平常的东西了，看来，他实在不想有一点炫耀的意思呢。我想，这个家庭的教育风格显然很有特色，也很有成效。

家访中遇到的这类事例很多，现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一件一件记录下来。几十年的教师生涯，我在教书育人方面当然做了一些工作，但几十年的家访，常常让我这个做老师的受到很大启发，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懂事，在我自己的家庭教育中，也时时在学着这些家长的好榜样。



我的班主任

□岑玲飞

许多年过去了，想起曾经的班主任罗老师，我仍会自心底生出一丝歉意来，为自己年少时的无知。

罗老师矮矮的个子，短短的头发，身体略显富态，她的声音特别洪亮，一张口保证全班六十个学生人人都能听清。按理来说，一个老师有洪钟般的声音是好事，但当时的我们总认为这是老师不温柔的表现——正如她严肃的表情一样。

刚上学那会儿，罗老师的严厉被传得街知巷闻。几个被她批评过的男生常在背地里说她的坏话，听得久了，我们也就信了——后来心智成熟了些，才知道那是爱之深、责之切。

罗老师教语文，她上课时正腔正调，有板有眼，还爱“骂人”——具体骂些什么，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，只觉得她很是愤怒。教鞭“啪”一下拍在讲台上，整个教室立即安静下来。有时，罗老师也会把教鞭敲到某个学生的课桌上以示提醒，气急了还会打个别淘气学生的手掌心，敲他们的“栗子头”，所以，她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个不温和的人。

当时，我觉得罗老师的语文课乏味至极。她教的那些拼音不像幼儿园老师讲的笑话那样有趣，也不像幼儿园老师唱的歌曲那样优美，更没有幼儿园的图画课那么好玩。所谓“拼音”，无非是用一种声音去读一种符号，用一种符号和另一种符号去搭配，拼出另一种符号和声音。这种学习过程是机械的，不需要动脑筋，只要嘴巴不偷懒，老老实实地跟着读就可以。但似乎也有例外的。

有一次回老家遇到小学同学，提到罗老师，他说，罗老师教拼音时，当天没过关的都要被“关晚学”，每天放学后都有很多人“关晚学”读拼音，过关了才能走。我没有被“关晚学”的经历，故而听他说起时，竟不由地想象起那种热火朝天的场景来。

当然，严肃、严厉也不全是罗老师的全部，二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她的呆板印象。当时，我被罗老师点名朗读课文《小马过河》。我卖力地读完后，一向不苟言笑的罗老师竟然非常激动，连连夸奖我读得很有感情，各种角色读得非常生动，声音也很优美，要求同学们都向我学习。平时，我虽然不在被批评的队伍，但也不在被表扬的行列，那次，罗老师用了比表扬班长还多的语言来表扬我，对我的激励不可谓不大，印象自然也特别深刻。

前几天，我又遇到那个被罗老师“关晚学”的小学同学。谈及罗老师，他说其实我们班的拼音底子打得那么扎实，都应该感谢罗老师的严厉管教，不然像他那样的调皮孩子估计很难有这么好的拼音基础。我忽然记不起罗老师叫罗娟书还是罗娟素，问他，他说是罗娟素。他说他当时坐在第一排，开学第一节语文课，罗老师走进教室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，自我介绍说，她叫罗娟素，娟是娟秀的娟，表示女子长得秀气、美丽、优雅，素是朴素的素，表示洁白、干净，这个名字代表很美好，所以不是读书的书，是朴素的素。

那个又要批评人，又要敲“栗子头”，又要“关晚学”，还把教鞭敲得“啪啪”响的恶人，在我成年后，总算在我心里平反了——她的这些“恶”无非是因为她深爱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学有所得，能做一个有用的人。时隔多年后再想起罗老师，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。



我的“呆子”老师

□张乐荃

教我弹古琴的老师，自称“呆子”。第一次见他，我就哈哈大笑起来，老师的脑袋中间秃顶，后面头发却很长，天热扎了一条辫子，和前面的胡须相映成趣。看起来很强大的老师走路却一瘸一拐，据说是痛风发作。我当时挺想递个大葫芦给他，脑补老师是八仙中的老大铁拐李。对我的无礼，老师一点也不生气，笑呵呵地拿起我的手仔细看，说我虽是他最幼小的弟子，手却够大，可以习琴了。

一说起文武七弦琴，老师的态度立刻恭敬严肃，教起来更是一丝不苟。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演示，用最生动的比喻讲解要领。我的每一个手指他都扳过，力求达到金陵派最完美的标准，但我力气不够，吃紧处总会不由自主地蜷缩手指。老师每次都气鼓鼓地说要拿根棒子打手，但一次也没实施过，只是用手机拍下照片，让我看“爪子”有多丑。“呆子”老师真是又严厉又慈爱啊！

有时学琴倦了，老师就给我讲古琴的故

事。讲四海求凰的司马相如，讲“弦断有谁听”的岳飞。最有趣的是“空城计”，讲到空城上，孔明一曲退百万雄兵时，老师竟然激动地跳上沙发，一会儿扮演孔明，一会儿化身司马懿，还来几句京剧，把我乐得合不拢嘴。“呆子”老师真是又博学又有趣啊！

老师是英语教研员，但我觉得他八成考错了大学。因为老师穿汉服、弹古琴、作古诗、唱古曲、焚香煮茶，活脱脱一个老神仙。他教我唱《秋风词》，给我伴奏，嘻嘻，感觉好好哦！

我终于忍不住问老师为何自称“呆子”，老师笑笑说自己只知道弹琴喝酒，其他什么也不懂，可不就是呆子么。我觉得不对，明明我不知道的他都知道，怎么说啥也不懂呢？却一时说不上话来，只隐隐觉得有些惆怅，想起老师为《仙翁操》填的词：“红尘一梦，恰是飞鸿，谁解迷踪？”“呆子”老师真是又爽朗又神秘啊！

老师名讳屠一宝，大俗大雅的名字，很有范儿。